

萬有文庫

種百七集二第

王雲五主編

統治者

(六)

哈社代衡著譯

同務印書館發行

者 治 統

(六)

哈 杜
著 譯

道 譯 世 界 名 著

第二幕

第一景

比里尼山脈和鄰近的山谷

這是從半空中望下去的景像，所能望得到的最近的區域，是在北面的巴雄尼，南面的龐貝路那，和西面的聖·西巴斯謬安之間，包含着甘達勃里羣山的一部份。時間是在二月。雪不僅蓋滿着山峯，同時還蓋滿着較低的斜坡。穿過關卡的那些路道是已經給走得爛熟了的。

啞場

在許多高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大羣的拿破倫的軍隊，人數約莫有三萬，正在慢慢的爬過從

法蘭西那邊通到西班牙這邊的疆界來。稀薄而長長的隊伍彎彎曲曲的沿着道路前進，有時候中斷，有時候卻完全消失在筆直的巖崖和廣覆的樹林後面。重礮和運輸車的櫻白色的車篷，顯得是那行列中的最大的東西，它們被吃力的拉上斜坡，走向分水嶺，它們的輪子的轆轤聲，就是在高高的雲堆裏都能够聽到。

同時，另外還有一大串礮隊和三萬兵士，卻正在渡過靠西面的山谷裏的那條比達索亞河去，這行動是跟這有計劃的進兵完全合拍的。

沿着那穿過比斯凱的大路，有許多驚異的本地車夫都把他們的蓋着羊皮的牛車拖在路旁，讓軍隊走過；在那伐爾，有好幾羣平靜的田夫好奇似的望着這些在眼前走過的步兵和馬兵。時間過去，有好幾個北方的要塞已經很接近着這些走近來的軍隊了。它們的官吏都應着敵軍的召喚顯現出來；他們作着一度似是而非的解釋之後，那些不被歡迎的外來的軍隊，便糊裏糊塗的給開了進去。

像這樣的算是被佔領了的主要地點，在前景中有龐貝路那和聖·西巴斯謬安，在向着地中

|海的閃光的地平線的遠處，卻有非圭拉斯和巴爾西羅那。
|墮場完畢，山霧把各處籠罩着。

第二景

阿朗恢斯，馬德里附近『和平親王』戈多伊宮中的一個房間

一間內室顯示出來，很華麗的裝飾着許多圖畫，花瓶，鏡子，絲織掛件，鍍金的躺榻，和幾張造得非常精緻的琴。時間是在半夜裏，那房間是由幾架有屏幃的大燭臺照亮着。在全景後面的中部是一座有着厚厚的帷幔的大窗。

戈多伊和瑪麗亞·路易莎王后是在一張沙發上調着情。和平親王是一位漂亮溫雅的中年人，生着一頭鬈髮，和一副好說話的情色。王后是比較年紀大一點，但是因為施用了許多化裝技術的原故，在暗淡的燈光中卻顯得年輕不少。她有一副顯著的面貌，一雙深黑的眼睛，低低的眉毛，由一條綴珠寶的頭巾束着的黑頭髮，頭髮鬈曲的垂下在前額和太陽心上；她又帶着

長而重的耳環，穿着件袒胸的緊身衣，袖口在肩頭上鬆起着。一件外衣和其它的面巾之類的東西，是放在她身邊的一張椅子上。

戈多伊（沉默了一會之後）

親愛的，親兵方面始終還堅持着，不叫王上離開阿朗恢斯呢。

王后

那麼就讓他們堅持好了。

我們留在這裏也好，我們要離開這裏也好，反正拿破侖馬上會帶領人馬到這裏來的！

戈多伊

他說他這次祇打算和平對付……我們要準備！

王后

最親愛的，我們最好是逃到安達魯西亞去，如果時間來得及，就可以從那裏轉到美洲。

戈多伊

我已經布置好了七千名兵士來保護我們，在加提斯港口上也準備了船隻。可是親王卻竟無論如何不肯逃走，他認爲法蘭西兵一定可以救了我們的。

王后

菲爾南多必需要走……

我最親愛的朋友呀，我們兩個人現在祇好先顧自己逃走，而把其餘的人交給命運了；

我們還可以到西方的花園去消磨這殘生——

國王的壽命是一定不會再支持得很久的，他的精力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消磨殆盡了。不過可惜的是，你的愛情是並不能專一的！

親愛的，你至今還在跟約瑟法·都多來往嗎？

她可不能像我一樣把全生命交付給你呀！

為什麼在她之外還有着許多旁的女人呀？

我所佔據的部分是多麼小呀！

戈多伊

這是當然的。

要拋棄她們，我是絕對辦不到。你不要忘記，在前幾年的時候，你也有着這麼許多情人。

王后

親愛的，我知道，我承認！你是不能拋棄她們；不過，你如果能够再平心靜氣的想想清楚，我屬於你是經過多麼久的時間，而那許多別的歡樂，都不過是你不在眼前的時候的，我的無可奈何的消遣罷了！你明白這一層，就應該對我忠實一點的！

戈多伊

不錯，我最親愛的。——

不過，我總從來沒有失約於你，我總從來就照着一定的規律來找你，也算對得住你了；——我總一禮拜跟你在一起，一禮拜到別處去。

這樣的辦法，對於我也是很麻煩而危險呢。——

同時你也自己答應過，許我跟約瑟法來往，而且也表示過，對德雷莎，你是並不妒忌的！

（外面傳來一陣聲音。）

啊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

他從她身邊跳起來，穿過房間走到窗邊去，很小心的揭起了那帷幕。王后顯着吃驚的神色，跟着他過去。

王后

會不會是起了暴動呀？

戈多伊

趁他們還沒有看到，先把這些燭火熄了吧；他們會以爲我此刻是在那邊的王宮裏的。

他忽然的把所有的燭火都吹熄，祇剩下一枝，他把它拿來放在幽隱的地方，因此，屋子裏是顯得很陰暗了。隨後，他把帷幕拉回原處，她走到窗口，伏在他身邊；他一面用手臂把她抱住，一面跟她一起向窗外望着。

在屋子前面，有一隊驃騎兵駐紮着，在駐軍外面，便是一片方場。在另一方面的燈光中顯出了王宮的白色的前景。在宮殿的側面有一座圍牆，牆裏是園子，花徑，和一座橘林。牆上有一扇小門。

一羣軍民混雜的羣衆擠滿了王宮前面的那塊空地，他們吶喊着，互相熱鬧的招呼着。在他們的喧鬧稍稍平靜了一會兒的時候，便可以聽到宮中的小瀑布上面的塔古斯河的河水的潺聲。

王后

這樣牽延着，簡直把逃走的機會都耽誤了！巴黎的恐怖時代的慘劇會在這裏重演的。我倒並不是怕我自己。不，我怕的是你呀！

（她拖住了他。）

萬一他們竟對於你加以傷害，我是一定會像在自己身上刺了一刀似的心痛死了的！

戈多伊（吻着她）

現在，最重要的問題是該用什麼方法把你送回到宮牆裏面去。在這風聲緊急的夜裏，你為什麼竟敢冒着生命的危險到這裏來？

王后（熱情的）

我是情不自禁呀——而且我也願意冒這危險！
與其讓靈魂饑渴着，我是寧可犧牲一切的。——
今天，也許是相愛許多年後的最後一晚了，
你爲什麼還要罵我呀？

戈多伊

親愛的，我並不罵你；

我是爲了你自己，纔會表示着這種遺憾的。
你無論如何要想法子馬上就離開了這裏。
他們施行這種威脅，決不是爲了要對付你，
而是對付我一個人……你那位侍女在那裏呀？

王后

在下面。還有名僕人陪着她。她們很靠得住，

什麼事情都可以讓她們知道的。——可是你呢！

(喧擾繼續着。)

戈多伊

我有法子逃走。把她們叫來。你們三個全要照來的時候一樣的戴着面罩纔能够出去。

他們退回到房間裏。瑪麗亞·路易莎王后的隨侍命婦和僕人被召着。她們一起進來了。她們三個都開始戴上了面幕。戈多伊準備帶領王后走下樓去。

王后

不用陪我了！我是不要緊的。我們都很安全；
你替自己想想法子吧。能不能從後面逃走？

戈多伊

可以的。——可是要等我把這裏安頓好了再走。——

羣衆不知道那邊有一扇邊門——你們走那邊，再從邊道繞過去。——那邊現在還沒有什麼人。

「王后，她的隨侍命婦，和那僕人匆忙的走了出去。」

戈多伊又從窗口望着。暴亂的羣衆已經離開得遠了一點，屋子前面暫時已經沒有什麼人在那裏；三個裹着面巾的人可以從窗口望見，她們正匆忙的走向王家花園的牆上的小門去。當她們達到小門的時候，一名哨卒站起了攔着她們。

戈多伊

啊——現在她們可糟了！天，她們爲什麼要來呢！

看見他們在開着談判。有一件東西，顯然是賄賂，交給了那哨卒，於是那三個便被允許溜進去，王后顯然並沒有被認出。他放下了心似的喘過一口氣來。

現在要替旁的那幾個設法了。真是天曉得！

他按着鈴，一僕役進來。

加斯底略菲野爾伯爵夫人此刻在那裏呀？

僕役

親王，她是在那裏找您。

戈多伊

你馬上去把她找來。

啊，她來了！（向僕人）很好，你去看守着那邊的方場吧。